



流年记

哏甜儿

孙运强

经过春天春风春雨的孕育，越过夏天雷电暴雨的洗礼，至秋天，玉米便长得高大挺拔，宛如威武的士兵，傲然地屹立在田野上。田间的老农摩挲着那硕大的玉米棒子，怎么也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期盼，被苦日子熬成“川”字的眉宇，终于舒展开来，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。而我们这些常在田边挖野菜的孩子，对这又粗又长的玉米棒子毫无兴趣，却对一些不结棒子的玉米秸秆情有独钟，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

原来，大凡田间的玉米，总是长得参差不齐，大多数结一个棒子，也有结双棒的，还有一个也不结的，俗称“孤老棒”。这种不结棒的玉米，可能是播种时种子太稀出苗太弱，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制约，被相邻茁壮的玉米苗欺凌打压，吸收的养分满足不了玉米棒的需要，就结不出棒子，身单力薄地站在那里，不出众，不显贵，没有人为它鼓掌喝彩，只能招来鄙夷的目光。

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有表现自己基因的欲望，一如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小草，它总是把自己的一点青绿色镶嵌在峭壁的石缝里，点缀在深谷中，以表现自己的“作用”。“孤老棒”虽然没有人们期待的棒子，但它却能把从土壤里吸收的养分聚集在秸秆中，并转化为糖分，化腐朽为神奇。“孤老棒”的秸秆像甘蔗一样甜，它把自己的作用以“内敛”的方式展示给世人。于是，这些令人不待见的“孤老棒”便有了自己的乳名——“甜儿”。

这正中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下怀。在那饥馑的年代，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常以野菜、树叶、草根等苦涩食物果腹，一向亲近甜味的味蕾却受到苦味的虐待，我们甚至不知道糖是啥滋味，能到田间寻到一棵“甜儿”哏起来，无疑是一种美味的享受。于是，我们常常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，趁大人收工以后，借助玉米青纱帐的掩护，就像小小的游击队员要与鬼子作

战一样，悄悄地潜伏在玉米地里，佯装剗菜，其实是在干破坏玉米的勾当，那些“甜儿”就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我们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一旦找到了母亲的乳头，不吸个够岂肯罢休。一棵“甜儿”在手，先用牙撕去外皮，后将内瓢咬入口中哏吮，一股甘甜的汁液便在口腔里旋荡，那细腻而温柔的甜味瞬间唤醒了被苦涩禁锢的味蕾，让它在舌尖上轻舞，尽情地享受甘甜的犒劳。之后便顺着喉咙流淌下去，就像一溪甘泉流入心田，酣畅淋漓，回味无穷。

不是所有的“孤老棒”都甜，也有不太甜的，外表暗紫色的较甜，青绿色的味淡。可在黄昏光线暗淡时，想分辨出哪棵甜哪棵不甜并非易事，全靠品尝，甜的就哏，苦的就扔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许多结棒的玉米也被无辜折断。

尝到甜头后，我们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可这一次没有那么幸运，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贪婪于那难以割舍的甜味时，生产队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纸里包不住火，这是迟早的事。这一棵棵玉米眼看就要成熟了，这是救命的粮食啊，在荒年，它比金子还要贵重，岂容几个毛孩子胡乱糟蹋！我们都吓傻了，乖乖地随队长走进队部，每人罚款5元，并通知家长带款来领人。这在人们辛劳一天才能挣四五毛钱的年代里，也算“乱世用重典”了。

回家后，我吓得不敢吃饭，也不敢看母亲那幽怨的眼神。我的父亲在外地教学，常年不回家，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五个孩子，过日子何其艰难，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，而这五元钱，得靠母亲那纤弱的身骨干十几天才能换取，她该有多么痛惜。她若能打我一顿，以此释放心中的怨恨，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惩罚。可母亲毕竟是进过学堂的，知书达理，没有难为她的孩子，只是说，以后别这样了，等过年买糖给你们吃。至今，想起母亲那句风轻云淡的话，我还是泪眼盈盈。

风物咏

莧丝子

惟耕

在父亲的农田里，莧丝子与狗尾巴花、牛筋草一样，永远都是赶不尽的野草。这些野草就如洒在泥土上的阳光和雨滴，有人讨厌，有人喜爱。父亲就不喜欢它们，原因是它们一直在毫无底线地与庄稼争夺维系生命的养料，这让一向谦和温婉的父亲烦恼不已。但我对这些野草之中莧丝子的印象却出奇地好，甚至达到了根植于内心的痴迷与敬畏。

莧丝子有好多个名字。爱思考的人叫它无根草，是因为在它的茎蔓上很难找到扎入泥土的根系。憎恨它的人叫它豆阎王，是因为它最偏好亲近豆类植物，这些植物一旦被它看中，保准秋后颗粒无收。还有人叫它金丝藤，皆因它全株都是些细如发丝の黄色藤蔓，所到之处，宛若金丝漫游。我想，同样是种庄稼的人，那些称它为金丝藤的人，一定是山村里最有学问的人。

父亲识得一些字，但算不上有学问的人，他不管什么金丝、银丝，生来就是与这些野草对着干的。父亲一生都没离开过他的土地，他知道哪块地里的牛筋草多如牛毛，哪块地里的莧丝子能让大豆荒芜殆尽，他甚至知道哪块地里除了庄稼，还有多少个物种在繁衍生息。对待莧丝子，我记得父亲时常咬着牙根，把它们从庄稼上扯下来，然后摆放在裸露的岩石上暴晒，或者深埋到土坑里，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。

当我从父亲侍弄过的土地上挣脱出来，切换到另一片全新的土地上，做着与他做的类似的农活时，我也同他一样，与这些田野里的精灵展开了难分胜负的争斗。但是，对待莧丝子的态度，我可不像父亲那样残忍，即使是在我耕种的土地上，我还是网开一面，依旧把它看作儿时的玩伴。

每当如此，我都不禁怀想起年少时，因为好玩，将父亲扔在地头上的莧丝子扯成小段，然后均匀地撒到岭坡的草丛里。用不了多少时日，那些被我撕碎的“丝线”，很快就会魔幻般地织成一张金色的大网，蔓延在那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蔚为壮观。那时候，父亲每天都忙碌得像一头春耕的牛，根本无暇顾

及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。但对我的这种“逆天”行为，他难免会生出一丝愤怒与无奈。

我多年后才明白，父亲的愤怒并非没有原因。这些莧丝子会在短时间内，结下无数粒用来传宗接代的种子。进了山中就迷失方向的风，会把这些轻若飞絮的种子，无端遣送回父亲的耕地里。明年、后年甚至若干年，父亲不得不亲自参与一场又一场与莧丝子的疯狂对决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仍然会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充满敬畏。我曾在父亲的庄稼地里，看到过莧丝子细微的根系。令我诧异的是，在我有意无意编织而成的金色大网里，却再也找不到它的新根在哪里，而丝藤之上无数朵如米粒大小的花儿，却在骄阳下灿然盛开。莫非它不需要根系和叶子，只靠丝线一样的藤蔓吸收阳光，吐纳空气，就能开花结籽吗？当我认识了更多的汉字，能够阅读更多的文章之后，答案才像谜一般地解开。这种寄主与宿主之间的微妙关系，竟也能在植物与植物之间发生。

那天，我读到焦淑斌先生一首题为《莧丝子》的诗：

能有什么错呢
它只是想活着
活成挺拔或者蜿蜒
它也想过扶摇直上
只是过于丰满的理想和它一样
找不到立足之地
求生与死亡，醒悟与忏悔
是山野间的法则
面对供它寄生的植物的死
莧丝子低下头颅，向秋天交出种子
连同叮嘱：平阴阳，息风明昏暗
心有虚妄不甘者忌服

全诗共100来个字，为莧丝子的一生正名。我也有幸看见，在宁夏平原上，在黄河岸边丰腴的农田里，人们有意将莧丝子和大豆混种在一起。大片的莧丝子，以其金色的丝线紧紧缠绕着大豆的枝叶和花朵，大豆则心甘情愿地弯下腰身，任由它依附和吮吸。只可惜，这一对死对头握手言欢的场景，父亲是看不到了。

夫妻同遇白内障 术后携手重见鲜亮世界

59岁的周先生（化姓）与58岁的徐女士（化姓）从未想过，困扰自己多年的视力模糊，竟是白内障在作祟。如今，他们已成功手术，再次看清了这个世界。烟台爱尔眼科医院青白科副主任崔益乾医生提醒市民：白内障会影响正常生活，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

模糊日常：从眼前模糊到辨不清人

“手术前，几米外分不清性别，全靠声音辨人。”3年前，周先生突然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，自行滴眼药水后，模糊感还在持续加重。直到近期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双眼视力为0.6，白内障已至中晚期，并存在引发青光眼的风险。

而徐女士的双眼视力也因白内障影响降到0.5。“起初看东西只是‘雾蒙蒙’

的。”徐女士说，直到看街道变得模糊，颜色难以分辨，才到医院进行检查。

崔医生解释，白内障初期可能只是看东西发暗、重影，但随着晶状体浑浊加重，会逐渐出现视力下降、色觉异常，甚至会影响日常起居。

成熟技术护航：夫妻同日重见清晰世界

夫妻俩选择在同一天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。术后，夫妻俩同时发现，周边都变亮堂了。“身边的街坊都来烟台爱尔眼科医院做的手术，我们相信医院的口碑和医生的技术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的选择没有问题。”术后，周先生开心地说。

据了解，目前主流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，通过2—3毫米的微小切口，就能将浑浊晶状体粉碎吸出，再植入人工晶

状体。相比传统手术，它具有创伤小、恢复快的优势。

拖延有风险：白内障或诱发青光眼

“很多患者觉得‘白内障要长熟才能做’，这是一个误区。”崔医生强调，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会过度浑浊膨胀，挤压眼内房水流通的通道，若再拖延，极可能引发急性青光眼，导致剧烈眼痛、头痛，高眼压还会造成视神经损伤不可逆，严重者会失明。

崔医生表示，白内障像头发变白一样无法逆转，药物只能暂时缓解，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。当白内障影响到正常生活（比如看手机、过马路受影响），就可以手术。越早治疗，手术难度越小，术后恢复也越好，能避免青光眼等并发症。

白内障科普：这些要点要知道

什么是白内障？晶状体原本透明，会因年龄增长或受外伤、糖尿病等影响逐渐变浑浊，导致视力下降，这就是白内障，5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。

哪些人需要警惕？除了中老年人，长期受紫外线照射、糖尿病患者、高度近视人群、有白内障家族史者，都是高发人群，建议每年做一次眼部检查。

如何预防？外出时戴太阳镜阻挡紫外线，控制好血糖，避免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，多吃富含维生素C、叶黄素的蔬果（如菠菜、蓝莓）等。

最后，崔医生提醒，若出现视力渐进性下降、看东西发暗、模糊等症状，千万别拖延，要及时就医，守护清晰视界。（李林）